

快餐文学城



大 栅 栏

于文胜 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快餐文学坊

大 栅 栏

于文胜 / 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栅栏 / 于文胜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09.10

ISBN 978-7-5469-0397-2

I. ①大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6890 号

责任编辑 郑红梅、刘伟煜
书籍设计 党 红

丛 书 名	快餐文学坊
主 编	于文胜
本册书名	大栅栏
作 者	于文胜
出 版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
邮 编	830000 电话: 0991-4690475
发 行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市铁成印刷厂
开 本	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3
字 数	70 千字
版 次	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69-0397-2
定 价	15.00 元

目 录

大栅栏(中篇小说)	1
白光(短篇小说)	59
长梦无季(短篇小说)	69
再见,别克(短篇小说)	79
何为老汉的故事(短篇小说)	87

中 篇 小 说

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的圈子里，这圈子是用栅栏围成的，里面能看见外面，外面能看见里面。

栅栏里是耕田，小麦、白菜、鲜花和杂草，都青翠翠地生长着……

——题记

大 栅 栏

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的圈子里，这圈子是用栅栏围成的，里面能看见外面，外面能看见里面。

栅栏里是耕田，小麦、白菜、鲜花和杂草，都青翠翠地生长着……

——题记

—

●“好，好！”王局长两眼直勾勾盯着许秀琴副乡长的脸蛋，“要荤……荤的。”

●许副乡长要来两个茶杯：“一杯一枝花，两杯红两家……”

●李乡长愣了好一会儿，自言自语：“靠，连发脾气都跟她一样！”

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出场了——

来，先认识一下主人公：身高 1.80 米，留小分头，宽额头，高鼻

梁，浓浓的两眉，大大的眼睛，皮肤白净，架一副宽边近视眼镜，一看，书生气挺浓。按现在年轻人时髦的话说：帅呆了。对了，关键的差点忘了介绍：姓李，名壮志，37岁，大学毕业，中共党员，现任布海县布海乡人民政府乡长、乡党委副书记。

还有嘛……得了，快甬扯那么多了，瞧，我们的主人公在乡政府的大门口，正不停地搓着双手，等得急了。

李乡长又看了看手表：3点整。

他转身问副乡长许秀琴：“你没听错时间吧？”

许副乡长也正急着：“没错。打电话来时，说他们正出县城，最多两点半就该到了。哎呀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”

李乡长差点去捂许副乡长的嘴：“可别，你甬胡说！”

要来的人可是贵客，财神爷哩。李乡长宁愿让自己出事，也一千万个不愿在这关键时候让财神爷出事啊。

布海乡到县城不算太远，也就90来千米路吧。从布海乡到县城的路呈L型，须经过拐角处的青里乡。青里乡到县城那段路是直线，有30千米，早几年就铺上了柏油，算县级公路。可从青里乡到布海乡这一段就惨了，坑坑洼洼不说，一下雨，汽车的四个轮子动不动就打转不挪窝。李乡长从上任的第一天起，就跑修路的事，这不，都2年了，这才要进交通局的盘子。今天，就是高局长亲率将帅来乡为民办实事的，你说，李乡长能不激动、不着急嘛。

三点一刻，一辆三菱车出现了。

李乡长赶紧吩咐：“快让孩子们站好，准备鼓乐。”

鼓号声起，三菱车在院门口停下。

李乡长率副书记、副乡长、武装部长、两办主任等一大群人呼啦啦涌上。

拉开车门，李乡长吃了一惊：是县国税局的王局长。

李乡长还在愣神，许副乡长赶紧悄悄捅了一下李乡长的腰：

“王局长呀，欢迎欢迎，真是太欢迎了！”

李乡长赶紧伸出双手，去握王局长的手：“哎呀，哎呀，王局长，真没……”

许副乡长上前拉住王局长的另一只手：“您没打电话，李乡长就算出您要来了，这不，都恭候多时了。快请，快请吧。”

王局长显然意外的惊喜，脸上早已乐开了花：“嗨嗨，小李呀，我顺便路过，你们这样热情，我可受宠若惊，哈哈……”王局长非常亲切地拍了拍李乡长的肩头，一行径直往食堂走去。

李乡长悄悄把许副乡长拉到一边：“这可咋整，准备饭了吗？”

许副乡长长嘘了一口气：“幸亏叫食堂多备了一桌。”

李乡长说：“要不，把四桌子凑到一块，等高局长来了一起接待？”

许副乡长“呀”了一声：“那可不行。你不知道王局长和高局长矛盾很大，死对头，坐不到一块呀。”

李乡长犯难了：“那可咋整！”

“这两个爷都得罪不得。这样吧，你把王局长领到西头雅座去，先好好陪着，其他我来安排。咱们见机行事。”许副乡长说。

“行，行。”李乡长应着。他知道，每到关键时刻，许副乡长都身手不凡，这点，让他特服。

王局长确实是过路。他带着老婆孩子，到临县的喀纳斯风景区游玩。本来另有条道走，可老婆说没来过布海乡，非要拐一下看看。没想到，李乡长这么隆重，在老婆、女儿面前，王局长感到长足了面子，心里那个舒坦劲呀，就甭提了。

酒菜很快上来。王局长还激动着。没等李乡长致欢迎辞，就先端了满满一杯酒站起来：

“来，我今天得先敬大家三杯。这第一杯，谢谢布海乡的热情接待，干！”

“干！干！”大家一饮而尽。

“这第二杯，祝布海乡的经济的发展，事业兴旺！干！”

“干！干！”大家又一饮而尽。

“这第三杯嘛，我王振海今天表个态：今后，只要在我王某人的管辖范围的事，对布海乡实行港台政策，没得说。”

李乡长赶紧接上：“王局长，那我们乡那个减税的事，您答应了吗？”

“干了这杯，没得说”。王局长一拍胸脯。

李乡长这下也激动了，一仰头，一杯酒下肚。他又满满斟了一杯酒：“我祝王局长全家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！”

大家轮番向王局长一家敬酒，好不热烈。

服务员进来，对着李乡长的耳朵小声说：“王校长问，还让学生们等不等，要不等，他们就上课了。”

李乡长赶紧示意许副乡长一起出去。

刚出门，乡赵秘书跑来：“李乡长，青里乡打电话来，说高局长他们半小时后到。”

李乡长急得一跺脚：“奶奶个熊，你看这事整的！”

许副乡长对王校长说：“你和赵秘书快去给孩子们每人买根火腿肠，一个面包，等着别走开。”又对李乡长说：“这半个小时里，把王局长放倒，送招待所休息。”

“那不行吧？”李乡说，“放倒了他就不走了，晚上咋办？”

“嗨，走一步是一步，到时候再说。”许副乡长说。

“哎，要是赵书记在家多好，一人顾一头。可他老人家又偏偏到乌市住院。”

“得了，别说无用的话了。你可千万不能喝多，我和陈副、李部他们上”。

王校长又折回身来：“能不能再买瓶水，孩子们嚷着渴，要

喝水”。

李乡长说：“买买买，孩子们等了老半天了，真他妈的。”

一会儿工夫，窗台上已摆了一行空酒瓶。王局长已有些微醉了，嚷着：“划拳划拳，谁输了谁喝。”

陈副乡长刚准备伸拳，许副乡长赶紧端了杯子：“王局长，您百忙之中来我们这个偏僻小乡检查指导工作，我这个主管财政的副乡长，可是要再敬您几杯酒哟！”

王局长老婆说：“别喝了，别喝了，老王已经醉了。”

王局长推了老婆一下：“你别管你别管，我醉不了。对漂亮女士，我从来来者不拒。小许你说几杯？”

许副乡长甜甜一笑：“领导在上我在下，您说几杯就几杯。”

王局长一拍巴掌：“好，不愧为女中豪杰，咱们干十杯！”

许副乡长要来两个大茶杯：

“王局长厚爱了，看：一杯一枝花，两杯红两家，三杯亲上亲，四杯万事如意，五杯五福献寿，六杯六六大顺，七杯七星高照，八杯八仙过海，九杯天长地久，十杯十全十美！”十小杯酒正好倒了满满一茶杯。

众人鼓掌，连叫：“好！好！”

许副乡长把一茶杯酒双手捧给王局长，自己又倒了一满茶杯：“先干为敬了。”

许副乡长一仰头，咕嘟咕嘟一口气像喝水一样下去了。

“痛快！高兴！痛快！”王局长瞅着副乡长许秀琴，她脸上涌上两朵红霞，一笑，两个小酒窝更可爱了。

王局长高兴地又倒满一茶杯，摇摇晃晃站起来：用手一指许副乡长：“小…许…许，你唱首歌，唱首歌，我……我们再喝一杯”。

李乡长吓得刚要站起来，许副乡长示意他坐下，对王局长说：“王局长，歌就不唱了。我前两天听了个关于税的段子，说

了,您喝完。”

“好,好!”王局长两眼直勾勾盯着许秀琴副乡长的脸蛋,“要荤……荤的”。

许副乡长又甜甜一笑:“我说喽:‘和克林顿睡是国税;和乞丐睡是地税;和情人睡是偷税;约好了没睡是漏税;和小姨子睡是增值税;和自己老婆睡是个人所得税……’”

“哈——”众人全逗得捧腹大笑。

王局长举起杯子就要喝,他老婆赶紧夺下杯子:“不能喝了,再喝就走不了了。”

王局长一挥手,又要去夺杯子:“不……不走了,不走了,接着……喝……喝……和克林…顿睡。”

王局长老婆示意司机过来挽了王局长,自己也架了条胳膊,说:“李乡长、许副乡长,诸位不好意思了,老王再喝就出洋相了,我们赶紧赶路吧。”

李乡长说:“大嫂好不容易来趟,住一晚再走吧。”

许副乡长又捅了一下李乡长的腰,使了个眼色。她故意朝外喊:“王校长,奏乐,欢送王局长……”

王局长老婆说:“谢谢了,谢谢了!”

好不容易把王局长塞上车,到了院门口,看一帮孩子还挎着鼓、举着号吹打着,王局长叫停下车,摇摇晃晃下来再次和乡领导一一握手,又要和孩子们去一一握手。刚走到一个敲鼓的孩子跟前,“哇……”的一口,酒拌着鸡鸭鱼肉喷了孩子一身。

送走了王局长,李乡长一看表,时间正好。李乡长说:“许副,真有你的。”

许副乡长冲他妩媚地一笑。

李乡长心里一动。这笑让他好熟悉,好撩人。

两年前,李乡长从青格里县调来上任的第一天,见到许秀琴副

乡长第一眼,就暗暗吃了一惊:她咋这么像她!

后来有一次李乡长喝多了,没人的时候对许副乡长说:“你特像一个人。不过你是单眼皮,她是双眼皮,否则,就是一个人了。”

许副乡长开玩笑问:“该不会是像乡长大人的情人吧?”

李乡长叹口气:“嗨,就算是情人,也是有情没缘的情人啊!”

谁知过了不久,许副乡长出差去了一趟乌市,回来单眼皮就变成了双眼皮。

李乡长倒不好意思了。对许副乡长既想见又怕见。但天天在一块儿工作,又是正副搭班,不可能躲得过,还是要天天见面。本来许副乡长单身一人(不知为什么,今年30岁了还没结婚,听说谈过几次对象,都没成。)住乡招待所,李乡长来也住进招待所,她就搬到乡小学校住去了。

再后来有一次李乡长对许副乡长说:“那次,说你像一个人,喝多了胡说哩,根本没那么个人,真的。”

许副乡长冲他一瞪眼:“此地无银三百两!”一抛手,扭头走了。

李乡长愣了好一会儿,自言自语:“拷,连发脾气都跟她一样!”

二

●他故意清了清嗓子,高声朗诵:“啊——长城!……真他妈的长!”

●丽丽笑着把诗收起来:“干脆,我替你保管,省得你一见到它就生气。”

●壮志吃惊不小,赶紧在脑子把香香的诗拿来对照,谜底是:“我很爱你!”高局长还没到。

李乡长率众人重又在乡政府大门口等着。

等着也是等着,反正这会儿也没事。干脆,来讲讲我们主人公

李壮志以前的故事，全当一个小插曲。

这故事缘于一本青皮子的《艾青诗选》。

那时壮志刚 22 岁，中专毕业后分在青格里县中学当语文教师。那是个初秋的一天，壮志从乌市参加完一个文学讲习班，在回家的班车上。

身边坐着一个女孩。开始壮志还没太注意她，走了半天的时候，壮志打了小盹醒来，见那女孩子手里拿了本青皮子的《艾青诗选》。

壮志问：“你喜欢读艾青的诗？”

女孩斜眼看了壮志一看，没吱声，继续扭头看着窗外。

“一个浪，一个浪
无休止地扑过来
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
被打成碎沫，散开……
它的脸上和身上
像刀吹过一样
但它依然站在那里
含着微笑，看着海洋……”

壮志情不自禁地诵出声来，很动情地。

那女孩惊讶地看着壮志，紧绷着的脸开始有了笑容，继而笑出两个小酒涡：

“呀，这是艾青的《礁石》，我最喜欢的一首！”姑娘的一双大眼闪出了异样的光芒，两个小酒涡更可爱了。

壮志得意了，顺口又来了一句：

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”

“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……”

姑娘脱口接了下一句。

壮志说：“其实我更喜欢《我爱这片土地》中的结尾这两句。”

“我也是！”姑娘说。又问：“你写诗吗？”

“写呀，”壮志说，“我发表了几十首哩。”

“呀！”姑娘像一下遇到了知音，“能背一首给我听吗？”

壮志突然想起了文学讲习班里诗友讲的一个笑话，就想拿来逗逗这位姑娘。他故意清了清嗓子，高声朗诵：

“啊——长城！”

长城——啊！”

壮志停下不说了。姑娘瞪大眼睛，等了好一会儿：“没了？”

“真他妈的长——”

“轰——”一车人都笑了。姑娘笑得捂着肚子，眼泪都出来了。两朵红霞映在了姑娘的脸蛋上，很好看。

“你这人真逗！”姑娘说。

听到这里，读者会说：瞎编，哪有这么浪漫的事。不信？你问问那个时代的青年，哪个不被卞之琳、舒婷、徐志摩、汪国真的诗折腾的死去活来？文学爱好者多得一把一把抓。壮志这故事，还不算浪漫呢。

两个年轻人一路调侃，不知不觉，天近黄昏时，车到了青格里县城。壮志提了包，对女孩笑了笑：“我到家了，再见。”

壮志下了车。女孩突然打开车窗，伸出头喊：“哎——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李壮志。你呢？”

“程香香——”

车开走了。它的终点站，是再往山里走 60 千米远的山城阿勒泰市。

“程香香！这名字真有意思。”壮志自言自语地说。

很快，壮志把这段路遇淡忘了，只是偶尔想起，觉得很有趣。一次诗友在他宿舍相会，他讲了这事，大大夸张地“描写”了一下程香香，馋得男诗友们眼睛瞪得牛眼似的。甚至有一个叫李青的“诗人”，赶紧到书店买了本《艾青诗选》，一出门就拿在手上，鼻梁上还架了副平光眼镜。

一个月后，壮志收到了一封来自阿勒泰市医院的信。打开一看，是一张《阿尔泰日报》，在四版副刊《山花》上，一首 50 行的题为《生活？理想》的诗作周围用红笔框了起来。这是壮志才发表的一首新作。报纸里还夹了一封信，字不多，但很娟秀：

诗人：

还记得车上那位叫程香香的女孩吗？下星期六我们金山青年文学社在桦林公园开会，能屈驾光临吗？记住，上午 12 点公园门口会合！

香香诚邀

那信好象也洒了香水，香香的。壮志捧着嗅了半天，闻出是玫瑰香味。

壮志刻意把自己打扮一番，更帅了。他毫不犹豫地应邀前往。

那次聚会，壮志很风光，很惬意，可以说出尽了风头。每人都朗诵了自己的诗，在壮志看来，基本上都不咋的，最多只能算“习作”。壮志一口气朗读了自己写的五六首诗，迎来一遍又一遍的掌声。香香老是依在壮志身边，自豪地把个后脑勺上的马尾松摇来摇去。

下午香香死活不让壮志回去，非拉着他到自己宿舍坐坐。

香香很大方地把壮志介绍给同舍的丽丽。丽丽是市医院的实习生,一问才知道,和壮志一个县,是县人大钟主任的二女儿。

正好那天丽丽和带班医生值夜班,香香就留壮志在宿舍,两人面对面坐着,一直谈到天亮。谈得无非都和诗有关的话题。

后来,壮志每到周六或周日都去阿勒泰市,香香都高兴地陪着壮志,或在克朗河边,或在桦林公园,或在骆驼峰顶,或参加文友的聚会,谈了很多很多的话题。有时,香香值班(噢,忘了介绍,香香是市医院的护士),丽丽就陪壮志。但丽丽从不谈诗,她只是喜欢含着笑,专心致致地听壮志侃,那怕是胡侃,丽丽都很专心,像一个小学生。

壮志有时觉得香香可爱,有时又觉得丽丽可爱。嗨,壮志也说不清了,反正香香和丽丽都可爱极了,真的。

一次,丽丽单独和壮志在一块时,丽丽问:

“我和香香,你更爱谁?”

“爱?”壮志怔了一下,“我可没想过要爱谁呀!”停了一下,壮志问丽丽,“朋友就要爱吗?”丽丽咯咯地笑了,很愉快地把一粒石子扔进克朗河里。又问:

“那,假如,老天要你去爱其中一个,你选哪位?”

壮志摸着脑袋也嘿嘿地笑了:“老天不会这么做的,要我说,要不,两个都爱,要不,一个都不爱。”

丽丽笑得更开心了。壮志心里纳闷:现在的女孩都怎么了?

又一次,香香和壮志在克朗河边漫步时,壮志兴起,讲了丽丽问他的那段玩笑话,没想到香香冲他一瞪眼:“无聊!”一抛手,自个儿扭头走了。

这以后,壮志又去了两趟阿勒泰市,香香对她总是爱搭理不搭理的。丽丽也不主动陪壮志玩了。壮志想不通,怎么一下把两个姑奶奶都得罪了,干脆壮志再也不去了。

一天,壮志又收到了香香的一封信,信里说她就要去兰州医科